

家 史



三副担架三代仇



三副担架三代仇

(家 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三副担架三代仇

☆

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6,000册

书号：11113·9 定价：0.20元

GXR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目 录

从讨饭娃到工程师	(1)
----------------	-------

——东罗矿务局工人工程师谢秋庭家史

青龙山下一家人	(20)
---------------	--------

——凌云县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真云家史

忆昔抚今永向前	(39)
---------------	--------

——平南县罗合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群英家史

三副担架三代仇	(61)
---------------	--------

——钦州县新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善创家史

牢记血泪仇 永挑革命担	(80)
-------------------	--------

——退休不卸革命担的共产党员于保林家史

从讨饭娃到工程师

——东罗矿务局工人工程师谢秋庭家史

被迫离乡闯活路

一九一三年，谢秋庭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朱亭镇（现属株州县）。家里穷得头顶无片瓦，脚下无寸地。

朱亭镇座落在湘江之滨，依山傍水，四周良田千顷，倒是个好地方。可是，在旧社会，秋庭祖祖辈辈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他祖父替地主扛一辈子长工，老了被一脚踢出，惨死在贫病交困之中。他父亲决计不走“打长工”这条路，可是，在那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又有什么道路可走呢？租地，要先交押庄金；当小贩，要先借来本钱。俗话说：“穷人身上两把刀，地租贵，利钱高。”一沾高利贷和当佃户，就象“雨天披棉袄，越披越重”。秋庭的双亲不敢近这“两把刀”，只好靠打短工、卖柴火度日，在荒野里搭“人”字草棚安身。就这么着，也还被地主逼得搬了几次家，最后在湘江岸边的龙潭湾落脚。

秋庭四岁那年，母亲生下第二个妹妹。家里常常断炊，逼得母亲去给地主当奶妈，父亲早出晚归打短工，小秋庭和妹妹也跟着祖母去要饭。

贫苦的生活，使秋庭过早成熟起来。七岁就给富农放牛，八岁就在湘江边的河滩地上开荒种菜，在沟渠里摸鱼捞虾去换米，帮家里凑点吃的。

天地虽阔，穷人路窄。一个寒冬腊月里，母亲生下第四个妹妹，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父亲硬着头皮踩上“借高利贷”这条险路，向被地主攫为私产的“义谷仓”（祠堂产）借了二斗谷。几年后，利滚利变成十几担。逢年过节狗腿子来逼债，父亲多次被打伤，只好逃进深山老林。真是：富人过节喜盈门，穷人度日泪满襟。

一九二五年，秋庭十二岁了。困苦的童年使他感到生活就象脚踩在烂泥坑里，越踩越深。他多么想纵身跃出泥坑闯条活路呵！

听说三百里外的辰溪煤矿正在招工，他也想去闯一闯。但又听民谣唱道：“少壮下炭窿，老了背竹筒（要饭）。有女不嫁杨家桥（湘江煤矿矿址），回来三年拉黑尿。”秋庭心想：老了该咋就咋，总比今儿饿死强，长辈说过“树挪死，人挪活”，离开家乡走一走，说不定走出条活路！

正月十五日清晨，小秋庭瞒着双亲，揣上几个红薯，光着双脚，跟乡里两个青年人，顶寒风，踩冰雪，离乡背井向辰溪走去。途中，两个同路人嫌他拖累，偷偷溜掉了；他孤

苦伶仃漂流到辰溪。

自幼挨饿受冻的秋庭，经过长途流浪，饥寒交迫，到辰溪时就更加显得瘦骨嶙峋了。验工的包工头见他这个模样，凶神恶煞地朝他吼了一声：“滚开，小要饭的也来验工！”小秋庭满怀希望，历尽艰辛来到矿山，得到的却是这一声喝斥。他感到心里一阵发酸，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吃饭无着落，安身无地方，他该咋办呢？他，不得不靠讨饭充饥，晚上睡在矿工屋檐下。有个四十多岁的老矿工叫陈发明，见他可怜，特别关照秋庭。原来这个老矿工小时候也是个孤儿，从江西省流浪到湖南辰溪，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他把秋庭当儿子看待。秋庭很感激他，认他为干爹。从此，他们两人相依为命。

下 煤 窑

经过老矿工陈发明一年多的抚养，秋庭的身子长得硬棒多了。陈发明常生病，下窑少，生活困难，秋庭就千方百计想替干爹吃点苦。可是，十三岁的孩子能在矿山干什么活呢？陈发明到处托人求情，才让秋庭下煤窑当小矿工。

那时候的矿工，真是牛马不如，小矿工更惨。秋庭十三岁下煤窑时，个子还没有铁镐把子高，监工不是逼着他抡镐挖水沟，就是强迫他双手不停地摇龙骨车排除井下积水；干完一天活，全身骨架子象散了一样，常常睡到半夜痛醒过来。

十五岁以后就被逼同成年人一样挑百多斤重的煤担，爬上又陡又长的斜井。一天挑十二个钟头，磨得两肩红肿起血泡，吃的却是霉米饭和几片臭咸菜。

那时的小煤窑，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死活。没有安全设施，照明靠油灯，支护靠小木头和茅草，通风靠矿工用遮身布扇；加上乱掘乱挖，所以常常发生塌顶、地下涌水、自燃发火和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在矿井巷道里干活，就象“两块石板夹一块肉”，随时有埋骨井下的危险。矿工有句话：“井下阎王殿，挖煤拿命填”，就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一天深夜，秋庭上夜班挑煤。当他挑得精疲力竭，又挑着空担下到井底时，突然一股怪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使他感到恶心、窒息，意识到灾难临头，拔腿就跑。原来是矿井通风不良引起的煤层自燃放火。狠心的资本家以保存矿井为名，竟不顾矿工和家属的阻拦，强行封闭井口。当密闭墙最后一块封板将要封上时，秋庭才跑到井口，呼救着拼命爬了出来。好险啊！只差几秒钟，他就出不来了。可是，还在井里的三十多个矿工都被活活憋死。

过后，拆开井口密闭墙，发现几十个矿工横七竖八地躺在密闭墙后面，有的撞破了头，有的扒折了手，有的把墙根蹬成大坑。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看，资本家是多么狠毒啊！

不久，陈发明得了“下窑病”（矽肺病），经常气喘吁吁，下不了井。那时的老矿工大都患矽肺病，得了这种病就如同

在“阎王殿”挂了号。几经折磨，陈发明就瘦得胸口贴到了脊背上。

一天，陈发明两眼噙着泪珠对秋庭说：“阿秋，我怕是不行了。我死后你还是另找条活路吧！下煤窑没好前途，资本家心狠……”秋庭点点头，悲伤地哭了。病魔就要夺去患难时结拜的亲人，他怎能不悲伤呢！那天秋庭下井回来时，陈发明已经咽气了。看着这个挖了一辈子煤，尝尽人间辛酸苦辣的老矿工含恨死去，秋庭很悲痛，更觉得陈发明临终时的话有道理。

埋葬了干爹的尸体之后，秋庭离开矿山，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

受 骗 去 筑 路

四年来，秋庭无影无踪，双亲以为他到河里捉鱼淹死了。现在，变成一个小伙子回家，双亲喜出望外。

四年间，家里没大变化，只是添了两个弟弟之后，不得不把十二岁的二妹子给人家当童养媳。父亲有时去学堂当杂差，母亲替学堂洗衣服，家境依然很贫困。

一九二九年的湖南湘潭地区，连年遭遇天灾，加上军阀、地主、土匪的残酷压榨，造成农村一片荒凉。秋庭东撞西碰无出路，只好抓起锄头在湘江边开垦了一块河滩地种菜，卖菜糊口。

这年夏初，村里来了个商人打扮的姓宋的中年人。逢人就说，他是铁路上的工头，要招收百把人去广西修铁路。

“活儿很轻，挖土、挑土很近，干一天活除大米饭管饱外，还有几块钱赚。想去的赶紧报名。”宋工头哄骗着看热闹的人群。

这么一说，有三十多个青年报了名，秋庭也是其中一个。

几天后，秋庭和一大群农民被宋工头带到火车站，上了闷罐车箱，来到广西侧岭。

侧岭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工地就是一截截残缺不全的土堤，土堤两边坑坑洼洼。工棚不如牛马栏，三十多人挤在一个茅草棚里，两人共睡一张破草席。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挖土、挑土，日落才收工，吃的却是污坑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霉米饭。

这样熬煎了一个月，大伙眼睁睁地盼望发工钱。几个领头人找工头一算帐，那知道不仅没工钱可发，反而欠帐哩！这是咋搞的？原来工钱本来就低，经过大小包工头层层盘剥，所剩无几；再扣掉来时的车费、工具费、工棚费、生活费……这么七扣八算，反而挂了帐！又过了一个月，依然不见工钱的影子。为了挣点零用钱，大伙只好在夜间拖着疲乏的身子去附近的另一工地“挑筹”土(注)，拼死拼活干一夜也只挣几毛钱。

注：“挑筹”土就是挑一担土监工给一小竹签，以计算工钱。

猪狗一样的生活，泥土一般的被践踏，很多人被折磨得瘦弱不堪。有的患疟疾、拉痢，得不到医治死了；有的不堪折磨，偷偷跑了……。短短三个月，秋庭村里来的三十多人死了十几个，有一天竟死了四个。秋庭感到再不能呆下去了，便同伙伴们商量逃跑的计策。一天深夜，秋庭和几个同村人溜出工地，跑到火车站附近的山沟里躲着。天刚朦朦亮，一列火车开来，他们便溜进车站爬上火车，几经周折才到家。

经受了家乡的饥荒，又在铁路上受尽折磨，秋庭苦笑着对双亲说：“桐油桶还得装桐油，挖煤人还得去挖煤罗！”他又回到杨梅山煤矿。

挨抓丁 亲人遭殃

由于秋庭年轻力壮，又从老矿工陈发明手里学到了各种挖煤门道，因而渐渐过惯了矿工生涯。他克勤克俭，有点积蓄就往家里送，替双亲分担点家庭生活的重担。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阀到处抓壮丁，打内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尤其抓壮丁，更使青壮年惶惶不安。很多人日走深山，夜宿老林，躲避抓丁。秋庭的名字也被列入朱亭镇壮丁花名册。一年之内，他挨三次抓丁。

一九三二年，十九岁的秋庭接到一封家信。信里说他被“抽中”壮丁，叫他不要回家乡。

几个月后，他回家乡看动静。保长闻讯带乡警来抓他。幸好母亲听到点风声，他才能避开魔爪，逃回矿山。

又过了几个月，秋庭以为兵祸已过，又带点钱回家乡来。这回被抓去了。在乡警押送途中，他假装解手，溜走回家，然后又奔回矿山。

第二年，秋庭听说母亲生病，家里没米下锅，就捎点吃的回家。可是，狡猾的保长却在半夜里带乡警来抓壮丁。秋庭听到狗吠声，正要开门逃跑，突然一群乡警象饿狼似的向他扑来，用五花大绑捆住他，押到乡公所关起来。

久经苦难生活的磨炼，使秋庭变得很倔强。他心里想，狼窝里的羊，早晚挨吃掉，坐着等死不如冒险闯出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壮丁们得松绑放出来吃饭。秋庭暗暗瞅了瞅乡公所四周，发现屋后伙房通后花园的门敞开着，花园围墙外不远处是一片山林。他顿时心里一动，脑际闪现出一线希望。瞅准一个没人注意的时机，他佯作进伙房找水喝，一闪身出了伙房，一个箭步纵身攀越围墙，快步跑进山林里。一直跑了大半天，到离家乡较远的贯亭火车站附近的山林里躲着。黄昏时，一列客车进站，他才爬上火车，逃回矿山。他以为壮丁祸闯过去了，哪知乡公所发现秋庭逃跑，就派乡丁到他家里抓走他的父亲。

挑着一家生活担子的父亲被抓走后，全家老少哭哭啼啼，锅里空空，泪水充饥。秋庭母亲被逼跑了儿子，又抓走丈夫，极度悲愤而引起流产，流血不止。父亲被关押五天后放出来

时，已经遍体鳞伤，只能卧床养伤，干不了活。母亲由于得不到适当诊治，卧病数月就含恨离开了人间。不久，祖母又饿死在乞讨途中，……。一个月里，被逼死两个亲人，这是什么世道啊！

不 愿 做 亡 国 奴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民族工业大受摧残，杨梅山煤矿也收了摊。秋庭便跑到花市煤矿找活干。没几天花市煤矿也停办。眼见各煤矿相继关门，秋庭只好回家乡忍饥挨饿了。

后来，湖南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来维持他们的侵略战争，派人来开挖花市煤矿。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的秋庭又去找活干。可是，才干了两天的活，日本人的几个耳光就把他打回老家。

原来是这样，秋庭第一天上班，干的活是下井手摇龙骨车，排除井下积水。日本监工象游魂一样监督着，歇一歇气就被鞭打。可是，吃的却是霉米饭拌生盐捏成的黄褐色饭粑，又脏又难闻，难吞得下。第二天，还是这种脏饭粑粑。秋庭再也压抑不住一肚子怒气，看了看对着脏饭粑粑发愁的伙伴们，怒冲冲地说：“这样脏的饭，叫人咋吃？”这话，让一个光头尖鼻子，满脸肉疙瘩的日本监工听见了，就走过来恶狠狠地打了秋庭几巴掌，嘴里还叽哩咕噜地嚎叫。

秋庭心想：这实在欺人太甚，亡国奴的气咋受得了呵？！

他逃了回来。在家乡沦陷的两年里，秋庭呆在家乡，靠打柴换点红薯、杂粮，掺糠搭菜，过着困苦日子。

矿工灾祸多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秋庭喜滋滋地到花市煤矿当矿工。然而，他似盆火一样的高兴心情，很快就被资本家和包工头的种种压榨浇灭了。

花市煤矿是个小资本家开办的小煤窑，劳动条件差，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工钱又少，勉强只够本人的饭菜钱。秋庭整年劳累，省吃俭用，还没有能力成个家。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已经三十二岁，才讨了个要饭的少女。“家”是成了，妻子依然丢不掉讨饭篮，因为养不起她啊！

不久，他听说百里外的湘江煤矿规模大，工钱高，便带着妻子到那里干活。本来按照规定的工钱是勉强够养活妻子的。可是，资本家不按时发工钱，却把工钱拿去放高利贷。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滥发纸币，物价一日三涨，每当矿工拿到工钱时，各商行又猛抬物价。这样，再加上资本家拖欠工资，有时一个月的工钱只能买到几斤米。那时，各商行还自行出“票子”，当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然后他们又以“银根吃紧，周转不灵”等等为借口宣布“倒闭”，这样就把矿工用血汗换来的“票子”完全吃掉了。这日子叫矿工咋过得下去呀。为了生存，要斗争！矿工们团结

起来反对发“票子”，要求发米。资本家见群情激愤，只好同意发米，但又在数量上卡矿工，以数量未商定为由借口半年不发工钱。大伙罢工抗议。秋庭积极参加罢工，四出串连鼓动，说服认识不清的伙伴，坚持到底。资本家见矿工心齐，不得不让步。这一胜利告诉矿工一个真理：有压迫就得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求得解放。此后，又闹了几次罢工。

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矿工的灾祸多得象天上星星，穷人的泪水如湘江水流不尽。那时的湘江煤矿虽说是美国人和国民党官僚合办的大矿山，但各种自然灾害和伤亡事故并不比小煤窑少，而且还增加了象恶龙猛兽似的透水大事故。透水，都有预兆可见，可资本家和工头却不顾矿工死活，出现了透水征候也硬叫再挖，结果捅通了积水极多的老巷，巨大的水柱突然从老巷咆哮着喷射出来，淹没了正在开挖的矿井巷道，吞噬了一批批矿工的生命。秋庭有一次差点死于这种事故之中。

在旧矿山里，自然灾害固然可怕，但国民党保安队、工头、恶霸的横行霸道更使矿工得不到安生。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农历），一队国民党保安队抄了秋庭的家，又围住井口追捕他。伙伴们劝他说：“别出井，在井里躲几天，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做亏心事，不偷又不骗，做工吃饭有什么罪？不怕！”

“你叫什么名字？”当秋庭昂首挺胸上井口时，一个姓周的伪保安队长气势汹汹地对他发问。

“我叫谢秋。”秋庭回答说（他原名叫谢秋）。

“不许动！带走！”队长吼叫一声，一群爪牙扑上去就绳捆索绑，拳打脚踢，把秋庭押走。

“你当过土匪，私藏两支手枪，快交出枪枝，供出同伙，不然，尝点厉害！”队长审问道。

“我没得拿过手枪，也没得当过什么土匪，……”不容秋庭申辩，伪保安队长便挥手叫众打手用刑。

他们用麻绳扎紧秋庭两只拇指吊起来打。然后，又把他的手指夹在下端插入泥地的竹片里。十指连心，秋庭痛得昏过去了，又被冷水泼醒。被折磨了五天，才出了狱。回到家里，妻子不见了。原来这突然飞来的横祸，是一个姓文的国民党稽查，为了霸占秋庭的妻子而买通伪保安队谋划的。丢了妻子又挨打重伤，几个月干不了活，只得靠借钱养息身子。矿井深有底，矿工苦无边啊！在这地狱般的矿山里，秋庭的冤向谁去诉呢？！

在一九四八年初夏的一天，他和几个伙伴在风巷里歇口气，被肥头大耳的许监工发现。秋庭和小李来不及躲开，这监工就对他们两人拳打脚踢，鞭子抽。当时秋庭旧伤未愈，又挨这一顿毒打，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怒火满胸膛，便狠狠朝这监工腹部用力飞出一拳。监工往后一个趔趄，抱着肚子，他们两人再上前把这监工狠揍了一顿，然后跑出矿山，躲进密林。许监工挨打，这还得了？！于是一队矿警在矿山周围搜索追捕，结果，扑了个空。不久，秋庭和小李跑到花市煤矿